

明清时期京师的三原会馆

雷永利

胜迹

明代三原县被誉为关中甲邑，直至清代一直是陕西经济中心和中西部贸易总汇，妥妥的陕西大县，繁荣的商贸经济使得这里文风荟萃，英才辈出。三原籍的官员、考生、商贾赴京，都在于京师(北京)的三原会馆开展联络活动。在明清两朝科考中，每试都有赶考的三原人，会馆为他们提供服务，为科考考试作出了贡献。三原会馆对于活跃三原人在京师的人际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陕西在京师最早的会馆是陕商后裔京官温纯倡议捐修的三原会馆。明万历三年(1575)，温纯出面倡议捐修三原会馆。温纯，字景文，三原北城人，其父温朝凤为著名陕商，在四川经营盐业致富，成为陕西著名商业大族。温纯科举入仕，官拜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据《三原县志》载，温纯修会馆的目的是让赴京的陕



五道庙遗址(资料图)。

西士人“得借居而杂处，或以谈艺业，或以通燕好”。所修的三原会馆是“巍峨宏敞”。明天启年间，温纯再次提议倡修关中会馆。《三原县志》载，关中会馆更是“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资饶”。关中会馆虽然以“关中”命名，但实际上是陕西的省馆，它不仅供士人课业谈艺，还要供商人敬神麻、停货物、寄寓市，因而规模要比科举试馆大得多。“环以居民”，说明已不是纯粹的科举试馆，同籍的其他人士均可借寓，表明会馆朝着多功能开放性方向发展的态势。“法备资饶”，说明会馆已开始吸纳商人投资，反映了陕西商人在京师力量的增长。关中会馆的建成使用，极大地增强了陕西在京师的影响力。清代乾隆年间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对此亦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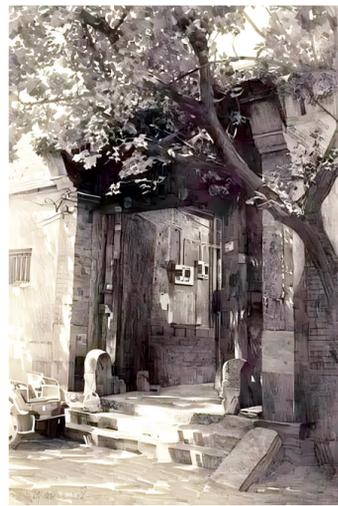
清代三原会馆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主产在宣武门外五道庙西侧，以后建成潘家胡同、校场头条等5处会馆附产。三原会馆是陕西在京会馆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坐落于京师的6处馆舍，建筑颇为讲究，高檐门庭，深宅大院。有事相互照应，使人惊叹京师三原会馆的势力。

现在的西城区五道庙属于韩家胡同，韩家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那时，这片地方靠近凉水河，东边经常有泥潭，后来，清朝的内阁学士韩元少在这里住了下来，于是这个地方就被叫作韩家潭。1965年，这个名字被正式改为韩家胡同。韩家胡

同是京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曾在这里驻扎。如今韩家胡同里已经有了学校、酒店、美发室等，大部分都是居民住宅。五道庙附近，已完成城市更新改造，五道庙也经修缮后对外开放，昔日西侧的三原会馆早已无迹可寻。

现在的潘家胡同位于西城区陶然亭片区，明代称潘家河沿，因水利专家潘季驯曾居于此而得名。胡同内曾密集分布30处会馆，涵盖16处省级、14处县级驻京机构，如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等省。潘家胡同17号是三原会馆旧址，此片区2000年起全面拆迁改造，2020年完成。

在西城区校场头条(胡同)北起达智桥胡同，南至校场口胡同，南北走向。明末时，皇帝朱由检因外有满族寇边，内有李自成回鼎的夹击，而传檄四川土司秦良玉北来驰援，这里秦拱卫京师的驻屯校阅之场，因军队演武操练而得名。明代称将军教场一条胡同，清代改称将军校场头条，清末称校场头条至今。校场头条1号，是三原会馆旧址，现为合住的民居，院子不算阔，原有两进房子，前院曾有一排灰房是马棚。此处有一个三原会馆碑，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5月刻写的。据此处老住户讲，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就是在三原会馆后院西屋，接到光绪皇帝从颐和园派来的太监传旨，于是该停的停、该逃的逃。民国时国民党元老、三原人于右任3次光顾三原会馆，宣传国民党新纲领。现在的校



会馆一角(资料图)。

场头条胡同居民正在腾退房屋，随后进行改造。校场头条曾经也有好几个会馆，1号为三原会馆，2号为永州会馆，7号为云南会馆，15号为荆川会馆，17号为山左会馆(即山东会馆)。

荷花灯下舞翩跹

赵小萍

富平县梅家坪镇的荷花灯舞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舞蹈。表演时，十多名女子化身“荷花仙子”，手捧荷花灯，翩然而至。它以独特的魅力，承载着梅家坪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人心中的一种骄傲。

百年传承

梅家坪荷花灯舞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最早以社火形式在春节、庙会期间表演，盛行于石川河两岸的梅家坪镇文昌村。20世纪60年代前因各种原因中断演出。1971年，第一代传人、文昌村民刘鹤祥和杨生智根据记忆，恢复了原始的荷花灯舞为村民表演；1981年，富平县文艺调演时，原县文化馆馆长李问圃觉得荷花灯舞很有特色，便提议第二代传人、村小学教师杨章年，重新编排荷花灯舞，组织学生演出。据刘鹤祥介绍，杨章年编排了两种荷花灯舞，一种是社火形式，一种是舞台形式，并设计了表演服装。第三代、第四代传人孙爱丽和刘增谦，传承了荷花灯的制作方法和没有编排舞蹈。

梅家坪荷花灯精致而灵动，是荷花灯舞的核心元素。它又叫吉祥灯、九莲灯、菩萨座和莲花灯，由花瓣、花盘、花座、絮

子等组成。物料材质讲究，制作工序严谨。花瓣和花盘由折纸、染纸、压纸、扎笼、粘糊等制作而成。花座早期是由纸缠绕用糨糊固定，后来换成手电筒卷布当花座。絮子早期由竹签经过蒸煮定型后用压纸缠绕制作而成，后来用铁丝代替竹签。制作成型的荷花灯花瓣层层叠叠，色彩鲜艳，形象逼真。灯内过去是用蜡烛照明，现在换成了手电筒照明。

灵动舞姿

梅家坪荷花灯舞以步伐轻盈、灯影交错、舞姿优美、队形多变等特点。要求舞者仪态端庄、典雅大方。队形有燕穿楼、水波浪、龙摆尾、十字套、卷心菜、荷花怒放、荷塘月色等十二种造型。通常由十几名身穿长裙的女子手持荷花灯来表演。在夜晚表演时，那一盏盏荷花灯好似瑶池仙葩坠落人间。灯影绰约处，舞者迈着轻盈的步伐，翩然而至。她们随着鼓点和音乐的旋律，时而莲步轻移，时而加快脚步迅速聚集，时而又散开蹲下……舞姿灵动，让人沉醉。

舞载乡愁

梅家坪荷花灯舞来源于生活，来自民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当地老百姓

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梅家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这一独具魅力的表演形式，既加深了村民之间的感情，又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促进了当地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梅家坪荷花灯舞是富平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曾多次参加展演，1981年参加渭南市调演，被中央歌舞团改编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82—1984年分别在市文化馆、县体育场和街道演出。

薪火相传

在社会发展与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中，梅家坪荷花灯舞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双轨并行的方式，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重焕生机。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艺术，梅家坪镇举办培训班，邀请老艺人教学，对荷花灯的制作、舞蹈造型和文化内涵进行详细讲解，以免荷花灯制作技艺及荷花灯舞在时代更迭中消失。

经过不断挖掘和改进，荷花灯舞在保留传统风格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音

乐，使节奏更贴合当代审美；在传统动作中加入现代舞的肢体表达，使其从乡村庙会走向城市舞台，让传统艺术在现代场景中“破圈”。

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梅家坪荷花灯舞，终将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绽放出更富生命力的文化之花。



荷花灯舞。杨章年 摄

凤凰古镇

兰增干

不要以为我写的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古镇，我所说的，只是陕西柞水县偏僻一隅的凤凰古镇。

二十几年前，当我走近这片尘封许久的清末小镇时，我只是觉得这里清幽、古朴。老人们坐在门口的靠背椅子上晒着太阳，猫和狗悠闲地在街道上逛着。街上偶有熟人的寒暄，家家门楣紧闭，偶尔走出一个衣着鲜亮的女子，便是街上一道惹眼的风景了。当时我在位于小镇的一个市场的招待所过夜，夜里清冷，时有狗吠，天亮有鸡打鸣，被窝到天亮还未暖热乎自己脚。只住一夜，恨不得早点离开。

再去时，西康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从西安驾车来的游客买光了这里的鸡蛋、豆腐以及木耳和香菇之类的土特产。高速公路的开通，才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夜之间走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平素看惯了高楼大厦的，忽然就稀奇起来，纷至沓来。始料不及的当地政府对于高速路带来的旅游热一下子慌了手脚，这才开始宣传、打造这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小镇。一时间，小镇的人们如梦方醒，原来咱这破破烂烂的小镇居然是宝贝哩。早些年拆了老宅的人那个后悔呀，真是悔青了肠子。

凤凰古镇因附近的凤凰山而得名，当年这里有社川河、皂河、水滴沟三水交汇。据当地史料载，清顺治初，豫、鄂、川等地客商看中此处水运交通发达的优势，来凤凰镇经商并安居下来。清末民初，这里商贾云集，是当年秦岭以南连接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重要商贸集镇。差不多相当于长安城大唐西市的功能了。可惜后来河水渐少，水运枯竭，凤凰古镇渐渐失去了昔日的作用和风采，被遗忘在深山里。

西康高速公路的开通，一下子又让小镇火了起来。昔日沉默的小镇复又呈现繁华和喧嚣，现代与古旧相掺杂，冷不防谁家的门楣过道就是一个明清的狮子或石鼓。

今年五一前夕，我又来到凤凰古镇，喧嚣的街市已经让这里变作另一副模样。往日的寂静萧条一去不复返了！街道上游客如织，家家敞开的门口摆着各式土特产、工艺品，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繁忙的市场。在一家土法酿酒作坊，我发现一只双耳葫芦形陶罐，问作坊里的姑娘，说是祖传，专门用来接酒，概不外借。在一处老宅子的对面，谁家已经盖起来贴满瓷片的楼房，逼仄着对面泥坯的土墙旧瓦。楼房前的空地上，一个妇女正在晾晒苞谷，那一片金黄，像摄影师的补光板映得那妇女面色红润。

我走到街巷的尽头，已经无路可走了，前面就是公路，车流穿梭。经常路过的司机并不属于在此停留，他们像见多识广的名人雅士，看淡了风云、看淡了人生，甚至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些破烂的房子吗？！

幸好这里大部分房子还未拆掉，基本保持了昔日的容貌。我想起西安近郊沣河边的秦渡镇，也有着和凤凰古镇类似的街巷，但秦渡镇的老街已经参差不齐了，拆的拆弃的弃，老宅和新宅鳞次栉比……

我是庆幸的，庆幸凤凰古镇的人还没有完全被经济利益驱动而在乎那些蝇头小利，他们最起码还是朴实的。只是，我当年梦里的凤凰古镇，再也没有了，即使要追寻，或许也只能到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去了……



凤凰古镇街景。

探访吴璘墓

周吉灵

吴璘祖孙三代驻守陕西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在秦岭一线抗金75载，保全了南宋半壁江山，官至四川宣抚使兼领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知兴元府、少师、奉国军节度使、新安郡王、开府仪同三司。1167年病逝于兴州任上，追赠太师、信王，谥号“武顺”，位列七王之一。然而其墓家一直成谜，但在兴州雨霖山上有一座口耳相传的吴王坟。

吴璘是与岳飞齐名的南宋抗金名将，阆中县(今甘肃静宁县)人，生于1102年，因采取番休叠阵法、白刃近战、劫营夜战、驻队夹等战法抗金，使金帅撒离喝惊悚啼哭，人称“啼哭郎君”，令金兵闻风丧胆。

从略阳县城出发，跨过嘉陵江，越过略阳火车站地下隧道，沿着南山小道，徐徐而上，到达海拔800余米的青鸾湾，向右横过白水梁，眼前一片巨大的山湾之地展现在眼前，梯田层层，田地中一半月形台地格外瞩目，相传此地自古叫吴王坟。梯田中，两户张姓人家分别坐落在东西两边。走近田间，在两户人家之间的油菜地里，年过70的张有才老人正在除草，我单刀直入地问：“听说这里有个吴王坟，具体位置在哪里？”张有才并没有回答，而是用脚将地猛踩三下说：“这里就是吴王坟。”

我一看他脚下梯田里只有绿茵茵的油菜，并没有墓家、碑刻等遗迹，就走上前去与他攀谈。他指着石坎中砌着的巨大碑座和残缺的石马说：“这就是吴王坟的遗物。”

石马残缺无首，直卧，头向右转；前蹄

向直直跪，后蹄跪在腹下。而碑座大部分砌在石坎中无法测量。最下边石坎下的沟渠中，还有一头石羊，无首。原有武士石人一身，首腿残缺，残高87厘米，肩宽77厘米，双手执剑，放置胸前。5年前，老人与当地人一起将石人抬至墓地上方50米处保存。

张有才祖祖辈辈居住在吴王坟周边。据他回忆，1970年前后对吴王坟周边斜坡形地进行梯田化修建时，在两家之间的田地里挖出了许多残砖碎瓦和墓葬巨石，就地砌坎，将当时已经残缺不堪的石羊和石人砌在最下边的坎上，后来石坎垮塌，石羊和石人落入下面沟渠中。

当年，在发现砖瓦最多的正上方30米处地边挖蓄水池时，挖了一尺多深就发现了大量白石灰层，又挖了一尺深发现下面有空洞，再挖时挖出了一座完好的柳卯相连的棚木大墓。揭开墓上棚木，露出巨大正方形墓室，墓中两口木质棺材并列摆放，黑色土漆外表，除开裂外，整体基本完整。出于好奇，群众顺裂缝打开棺材，是一男一女分棺合葬墓，人体骨骼摆放整齐完好，男子骨架较长，约两米，没有陪葬器物。后来棺材被制作为农具，两人遗骨被埋回原地。

我问他这个墓是不是吴王墓？他说：“这个很难确定，也许是吴王墓，也许是其长辈。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发现吴王坟残砖碎瓦的正上方30多米，也有可能下边的残砖碎瓦是拜殿遗物。”

《纲鉴易知录》载：“孝宗赵昀乾道三年

(1167)五月，吴璘死于兴州，追封信王”。当时天气炎热，不可能长途运送埋回庄浪祖墓，在兴州附近就地安葬的可能性极大。加之，吴璘最得力的儿子吴玠于1167年4月，在吴璘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奉父命去京城临安入朝觐见。皇帝于5月13日专门下诏赏赐吴璘。几天后，璘病危，于5月17日死于兴州任上。

此时，吴玠还在都城临安，得知父亲病逝，星夜赶回，力求终丧，但被朝廷任命为金州都统和金房开达州安抚使及利州东路总管，当时东路战事吃紧，吴玠只好单骑赴任。随后，孝宗皇帝赵昀不仅亲笔赠御书碑额“安民保蜀定功固德之碑”，追封吴璘为信王，谥武顺，还命翰林院专门撰写碑文，并“辍朝二日，赐银两、绢匹各千，钱五百万；大上(宋高宗)赐银千两”。吴璘死后，兴州军民感其恩德，“号哭失声，重于罢市”，执意留葬兴州。当时，吴璘老家已经被金人占领，家属都在兴州城内安置，加之吴玠不在兴州，所以，吴璘死后选定在嘉陵江岸南坝山上望北而葬的可能性比较大。吴玠则“衔哀星奔，毁顿骨立”，其母死后合葬一起自然葬。

1201年7月，在吴璘之孙吴曦强大的金钱贿赂下，宰相韩侂胄任命吴曦为四川安抚使、兴州都统制，兼兴州知州，这样吴璘一家三代世袭西北抗金大权。

在兴州称王者仅有三人。据史料记载：吴璘的哥哥吴玠1139年6月去世后封为涪王，7月遇害到达朝廷，当时吴家祖籍地庄浪水洛城尚在南宋版图之中，9月由

“弟璘与诸孤奉丧归葬于顺德军水洛城北塬先莹之次”。当时，吴玠墓沿袭了宋代王陵的模式，为正方形，包括地宫墓室、墓道、碑石、石像生、条石砖刻、角楼供殿等，共用苦役一千余人，前后工期达五月之久。建成后的陵园有高大的陵台墓冢，背靠以盖、如伞、像冠的青山；庄重严肃的祭祠、配殿、神墙、角楼，由北向南在神道旁还排列着内侍、武士、石猴、石虎、石马、石羊等。

另一个被金人封为伪蜀王的是吴曦之孙吴曦。由于吴曦叛宋被杀，首级被送往京城临安安葬及城门悬挂示众，当时不可能为其建墓。并吴曦妻、子极刑，其弟吴玠、吴玠、吴玠和叔父吴玠四人一并被杀，剥夺其父吴玠官爵，其祖父吴璘子孙全迁川州，流放两广。

在兴州，还有一个被朝廷封王的，就是信王吴璘。

按照宋代对大臣丧葬标准规定：墓可列石羊、石虎、望柱各二，棺内不得藏金宝贝珠玉。三品以上可加石人两个。墓方圆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股泥膏封注。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龕。据此，从吴王坟遗留石羊、石人、石柱，墓内没有陪葬器物，为木棺椁，没有彩绘和石室，只有白灰封泥、木棺和墓圻等来看，符合南宋封王和大臣墓制规定，也与封王的哥哥吴玠墓上遗物基本相同。

因此，略阳县南山吴王坟有很大可能为信王吴璘墓。